

爱已成粥

最思思



一场与暧昧有关的邂逅



YZLI0890137534

跷跷板，
人坐在对面，
感受你的心。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爱已成粥

AI YI CHENG ZHOU

最思思 著



YZLI089013763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已成粥 / 最思思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1

ISBN 978-7-5463-8053-7

I. ①爱… II. ①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4129 号

爱已成粥

最思思 著

出版策划: 刘 刚

项目统筹: 张岩峰 郝秋月

责任编辑: 刘虹伯 王 媛

责任校对: 于媛媛

封面设计: 
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www.jlpg.cn/yiwen)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, 邮政编码: 130021)

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
(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)

总 编 办: 0431 — 85656961

营 销 部: 0431 — 85671728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65 毫米 × 635 毫米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274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

目 录

- 第一章 神秘快递 \ 1
- 第二章 英特纳和雄奈尔 \ 24
- 第三章 爱情九九八十一难 \ 45
- 第四章 别喝，加糖的咖啡 \ 66
- 第五章 原来，我们还在彼此的世界 \ 88
- 第六章 跨国公司总裁和小快递 \ 97
- 第七章 玉兔的哀怨 \ 112
- 第八章 感情是致命的蛊 \ 125
- 第九章 男人初夜也忧伤 \ 162
- 第十章 罚你三生三世做我老婆 \ 181
- 第十一章 有情终能成眷属 \ 200



第一章 神秘快递



“下面宣布,第206届国际艺术品展览会最新锐奖获得者是——李孟强先生——”
掌声,镁光灯……

豆蔻仰着脖子,看着超大屏幕上超 high (高,此处指气氛热烈) 的场面,不知不觉泪流满面。

人生的重逢有很多种,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,隔着薄薄的屏幕,却是名副其实的咫尺天涯!豆蔻伸长了脖子,看着那个帅得祸国殃民的臭小子,哭泣着一边抹眼泪一边说:“害人精,你还活着,你还活着啊……”她喋喋不休,就像个小疯子一样。

豆蔻不知道,她的身后已经围了很多,有看电视的,有看她的,还有个无厘头嬉笑着问:“妹子,谁让你哭了,哥替你抽他七七四十九个嘴巴子,打得他牢记一辈子……”

直接无视他们,豆蔻继续抹眼泪,看着大屏幕。

“李先生,能不能说说您的作品《天堂鸟》的创作灵感来源……”主持人不失时机地问。

“其实,天堂鸟这具根雕的原材料是我的女友帮我挖到的。那是个雨后的黄昏,我掉进了山崖,她不仅救了我,还在我灵感枯竭的时候,送来一盆天香豆蔻。还有,更能鼓舞我斗志的是她每天深夜12点准时送到的薏米粥,不仅治疗了我的食欲不振,还拯救了我萎靡的灵魂……今天,她也陪我一起来了……”

李孟强充满感激地说着,幸福满满的模样,漫过了获奖的喜悦,那种幸福自然而然地凝结成水雾——他红着眼圈无限柔情地把目光停泊在领奖台下的某一点,再也不想离开。

镜头切换。

一位漂亮的女孩子站了起来,短碎梨花发,蓬松俏丽干净,白皮肤,高鼻梁,大眼睛,嘴角挂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。

豆蔻瞪圆了眼睛——

“我想你想得昏天黑地,你却把我彻底底忘记!李孟强,你猪头啊,金鱼缸袋啊?啊——”豆蔻攥紧了小拳头猛挥过去。“呼!”沉闷的声音,撞在加厚玻



璃上，玻璃安然无恙，她的心却碎裂了，疼到极点！

豆蔻挥着拳头又想砸下去，猛地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握住了，动弹不得。她红着眼圈回头，看到一张幸灾乐祸的脸，此脸的主人正是自己的“备用蓝颜”罗星辰。

豆蔻顿时七窍生烟，大声质问：“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呀？！那个在山崖下救他的人，那个送天香豆蔻花的人，那个每夜12点准时送薏米粥的人明明是我，怎么忽然变成她了？她是谁？凭什么冒充我？”

罗星辰用气死人的语气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时运不济，莫怪他人。就算人家知道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也不会把感谢当感情的！”

豆蔻愤怒地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小脸通红，鼓了鼓腮帮子，吐出一口薄荷清芳，随之落下来的还有一小团再也嚼不出香味的口香糖。

“随地吐，要罚钱……”罗星辰还想戏逗她几句，撇着嘴咽下后面的话——那块口香糖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自己光亮的皮鞋头上，真是太恶心啦！

豆蔻看也不看他，忽地转身，远离人群，骑上自行车，拼命地蹬着双腿，恨不得自行车飞离地面，路两边的花花世界、声色犬马统统倒流而去……人肉他，人肉他，上网人肉他，忘恩负义，移情别恋的家伙。

“李孟强，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你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那女人还真会装哦，姑奶奶绝对不做可悲的小人鱼！就算只能得到你一句谢谢，也得真相大白……”

豆蔻嘟嘟囔囔地叨念着，却不知不觉来到了飞机场，猛刹车，单腿支着地面，抬头看天，瓦蓝瓦蓝，万里无云，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目。

她低下头，鼻子发酸……

2

去年她才只有19岁，离开边陲小镇在大都市里经过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，终于进了急旋风跨国快递公司谋了个小差事。

急旋风的口号是：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足迹。

充分验证这句口号的时刻，是豆蔻上班的第二个月，她就被派遣云南大理的一个小镇送货。

她很奇怪，快递不用飞机火车和轮船……干嘛非要她亲自送去，不就一个包裹吗？

组长刘嘉扶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严肃地说：“这是上头的指示，我们不能过问，只能服从。”那神情四个字足可以概括——多说无益！

第二天，豆蔻高高兴兴地出发了，差旅补贴费，五千啊，做梦也没想到。

还是跨国公司好！她由衷感叹。背上公司专用的火红色双肩背包，上面印着墨绿的“急旋风”，这是她的身份标签。走到哪里，人们一眼就能知道她是急旋



风的快递员。

候机大厅里，人头攒动，熙来攘往。

豆蔻穿着背带牛仔裙，扎着两条麻花辫，戴着太阳镜，脚上一双白色旅游鞋，完全一副高中生打扮，自我感觉不错，其实很落伍。

豆蔻有点口渴，往卖饮料的橱窗走去，忽然想起飞机上有免费的，赶紧折回身——

“哎哟——”豆蔻惨叫，被后面跑来的人撞倒了。不是她要装得弱不禁风，实在是那个撞上来的人不依不饶，非把她压倒在地……

她的脸被对方“无意”亲了一口。晕，一股迷迭香香水味！

“找死啊，还压着我干吗！”豆蔻弱弱地吼叫，那声音听起来绝对像美羊羊。

她想像红太狼一样大声尖叫来的，可是没敢。

周围围了很多，况且那张近在寸许的无辜无害又无良的面容啊，秒杀了豆蔻。0.001秒的时间里，躺在地上的豆蔻心思百转了八九回，谁爹妈制造了这个花样小兽？比韩国的李民浩还漂亮！

“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那小兽显得很惊恐，眼角眉梢却流露着特写镜头里才有的销魂邪魅……他左眼眨眨，挤个恶趣儿的笑，然后爬起来，捡起豆蔻的背包，非常礼貌地伸手拉起地上愣怔失神的女孩。

“对不起？你不是故意的吗？”豆蔻整理好衣裙，有点生气。

小兽用左手食指摸摸自己的直挺如玉雕的鼻梁，叹息地笑了一下，仿佛挺无奈：“阿姨，难不成我是故意吃你豆腐？”

这话说得，够狠！

“你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像阿姨了？”豆蔻咬牙切齿，“你还拿着我的背包，赶紧还我！”

漂亮的小兽表现出100%的诚恳态度：“不好意思，只有上世纪中期才有人梳您这样的麻花辫。我，我还想叫您婆婆呢……”

豆蔻实在气得不得了：“你，你，你看我有那么老？”

“欧巴桑整容了都会像十八岁一样嗲。”小兽甩一下细碎蓬松的头发，眉眼妖冶，唇角勾起一抹奇异的笑，“对不起，我开玩笑呢。”

“背包还给我。”豆蔻平静了一下心情，淡淡地说。她不想失去淑女的范儿，特别是在这么漂亮的男子面前。

“我帮你拿着吧，就算赔礼道歉了。”男子换了手，把背包夹在腋下，仿佛怕掉了，用力地夹了夹。

豆蔻一向迟钝的大脑忽然灵光乍现，难道他知道我这背包里有贵重的东西，



故意撞我，然后……不再多想，三步并作一步，一把夺过背包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“不用你费力了，我能拿得动。”

男子莞尔而笑：“你的鞋子太土了吧？我帮你彩绘一下怎么样？不收费。”

“搞错没有？这里是候机大厅，你说帮我手绘鞋子图案？”豆蔻偷看一眼身边的高大男子，他怎么看也不像个会画画的。

“你看我的鞋子，就是我自己画的图案，酷吧？我身边正好带了笔墨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……”他一副十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样子，如假包换，正宗活雷锋。

警惕性再次提高。他干吗要帮我彩绘鞋子，莫非有企图？豆蔻看也没看他一眼，赶紧走向排椅，那里有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。

狗皮膏药，那个男子也跟了过来……

豆蔻有点慌，攥着手机的掌心都是汗。还好，救命的广播响了起来：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开往云南大理的 CA1376 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，请您从 16 号登机口登机。谢谢您的合作，祝您旅途愉快。”

豆蔻赶紧奔向登机口……直到坐进经济舱，才长长松了一口气。那家伙没有跟来，谢天谢地，差点犯花痴，丢了背包。这包里装的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！

云南大理挖色镇。

豆蔻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着实大吃一惊，不是因为它美丽繁荣，也不是因为它特有的建筑格调，而是在同一条街上，看到了不少于 10 个背着各色特快专递背包的男男女女。

豆蔻看着他们，难道这里……她想不出为什么。笨蛋，呆瓜，妈妈常常这样骂她。思考太多容易老，她安慰自己。

打听了一位当地居民，自己要花的花溪村离镇上还很远，看看太阳快落山了，豆蔻找了家旅馆住下。

旅馆是民宅改建的，在繁华的闹市边上。所谓的闹市就是一条摆满了各种摊位的街道，中间行人、行车，路的两边是商铺、地摊……

豆蔻住的地方是二楼。店家大嫂很会做生意，不仅房价便宜，还细心送来了蚊香片，表示多住几日还会优惠一些。

豆蔻客气地送走店家大嫂，关上门，一头扎在床上，懒得动弹。没钱的时候总想坐飞机，坐了飞机才知道，真飞机不如游乐场里的假飞机好玩。

就在她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，组长打来电话：“豆蔻啊，上级有指示，一定要把物品交到主人手里。如果主人不在家，可以在那里等，多留些日子，食宿费全部报销……”

“嗯，啊，知道了。”豆蔻答应着，睡意忽然没了。既然食宿费报销，干脆偷



着去丽江游玩几天……哎呀，莫非是老天可怜我这穷了吧唧的小女子了？

豆蔻睡不着，爬起来，去市场转转，也许有什么好玩又便宜的宝贝呢。

夕阳下的小镇，市场也格外热闹，叫买的叫卖的，一片欣欣向荣。豆蔻溜溜达达并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。

突然，她停住脚步。离她不到三米的地摊后面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漂亮男子正在给顾客打包饰品。

他看上去比在候机大厅里更有气质了，确切地说，更有艺术气质了，长得帅，气场也与众不同。他虽然温和地说着笑着，细看，你会看到那双眸里远离嚣尘的宁静。那是一种即使有千军万马来到来面前也不会慌张的静，那是一种花花世界纷繁错综我独醒的静——

他的静，是一种能迷人到骨子里的东西，吸引你对淡定的神往，却又感觉艳丽、诡异——这个男人绝对值得细品！

豆蔻看呆了……

豆蔻想走过去，犹豫了好久，还是胆怯地转身离开了。

想起他嘴角有些嘲笑的微翘，想起他眼里邪魅的光影，怦然心动间多了几分气恼。哼，不就是个比李民浩稍微漂亮那么一点点的艺术小青年吗？值得姐这样举步维艰吗？没出息，比他美艳的伪娘都见识过……啊呸，干吗拿偷走自己初吻的人和伪娘比？这不是降低姐的审美层次吗？

豆蔻摸着自己的左边脸颊，努力回忆着那个突如其来的吻。是在眼角边，酒窝处，还是鼻翼附近？……想起来了，在嘴唇边上，定格了五秒，六秒？该死的烂记性。切，真是的，自己当时要是稍微歪一下头，正好可以四瓣唇儿……脸红，思春！

心情还真是复杂啊，豆蔻活了整整20年，第一次发现感情是个多么奇怪的东西，来得这么突然，这么措手不及。

走几步，回回头，总希望他能发现自己。失望啊，那个呆瓜，帅呆了的瓜，从来没有向她这边望一眼。

回到旅馆，爬上床，反复烙大饼，豆蔻那叫一个孤枕难眠。神经病，简直有毛病，她骂自己。她还很神经病地走到窗前向外张望。这一望，心花怒放，那臭小子就在自己斜对面的地方，大约100米或者更近一些，豆蔻捂着嘴，差点没有兴奋地叫出妈来。

要是有个望远镜就好了，她傻傻地想……

第二天，豆蔻早早起来，扒着窗户张望，没有看到那个帅呆瓜。怅然了一小下，忽然想起自己有任务在身——今天要去花溪村。赶紧收拾一下，背起火红的急旋



风背包跑下楼去。

由于起得早，街上人不多，卖早点的小摊位前三三两两的客人。豆蔻来到一个卖煎饼的阿姨身边，笑着问：“煎饼多少钱一份？”

“两块五，你要几份？”阿姨忙着手里的活，头也不抬。

豆蔻鼓足勇气问：“给开发票吗？我要一份就好。”

“发票？你公差啊？”阿姨抬头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豆蔻。

豆蔻挺起胸脯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对啊，我公差。”人生第一次觉得脸上这么有光彩，出公差，吃喝有报销，只要条子在手，天南海北哪都走。曾经多么羡慕那些人们啊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好事也轮到自己身上了。

“给报销还不去大饭店，五星级的大饭店，姑娘你算不开啊？”阿姨点拨她，眼角捎带过一丝讥笑。

豆蔻转身就走，对啊，去大饭店，吃个煎饼也开发票实在小题大做。要是八星级，九星级，像天上人间那样的总统套房，姑奶奶一定毫不犹豫地住进去。奈何地方太小，整个一条街也没看到一家有“辉煌”门面的大饭店。

豆蔻最终还是在超市买了俩面包一根火腿，这个有购物票。她小心地放进兜里，一边吃着一边打听去花溪村的路怎么走。

去花溪村没有公交车，只有出租的电动三轮。豆蔻好不容易打到车，一路颠簸簸簸，肠子都快颠断了，拧花了，眼看小命要呜呼了的时候，司机粗声大气地宣告花溪村就在眼前——前面路上积水太深，电动三轮过不去。

豆蔻捂着肚子下车，非常大方地付了钱，而且多给五元，路途这么远，看老人家实在不容易。多亏一路念着阿弥陀佛，要不然，说不定车子早轮胎朝天了。

开车的老汉连声说谢谢，开车走人了。豆蔻脱了鞋子趟水往前走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忽然大叫：“老爷爷，您还没给我开发票！”回头一看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水路九连环，哪还有开车的老汉？

3

豆蔻按着地址上写的，找遍整个花溪村，也没有找到这个快递包裹的接收人。打电话给组长，请示怎么办。

过了一个多小时，组长回电话，让她找个地方先躲起来，最好别被谁给盯上。

“组长大人，您让我躲起来，我往哪里躲，这里既没旅店也没澡堂子，眼看天就黑了，我孤身一个女孩家……”豆蔻一肚子火气，抱怨起来没完没了。

组长那边语重心长：“豆蔻啊，想不想继续留在急旋风啊？想不想拿奖金啊？想不想得到丰厚的差旅补贴费啊？想要就自己想办法。中国天下很太平，没谁会



把你怎么样，反倒是你，千万别弄丢了包裹。告诉你，那里面可是天价的水胆玛瑙，找个地方好好藏起来，不要轻易抛头露面。等着吧，会有人主动联系你的……”

“会有人联系我吗？我在哪里等着啊？”豆蔻害怕了，听了半天才明白这包裹的重要性。

“会有人联系你，别离开花溪村附近就可以了。”组长说完这句话，先挂了。

豆蔻赶紧向四周做 360° 紧急目光扫描，真害怕有人听到她的背包里有水胆玛瑙，图财害命。还好，谢天谢地，她的周围除了聒噪的知了，摇曳的杂草，再无其他。

这个村子树比人多，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，村头有个小卖店，卖些日用杂物。豆蔻进去想买吃的，可是除了方便面和罐头，别的能挑的食品都过期了。

豆蔻买了十袋方便面五盒罐头，付了钱，懒得再提开票据的事情了。卖货的胖大嫂也不奇怪这个外乡小妹妹的举动，只是笑眯眯地把东西装进塑料袋递给她。

“这里，这里有旅店吗？”豆蔻还是禁不住问。

胖大嫂指着对面山坡说：“那山坡上有个房子，以前来地质考察的，过山送信的，路过卖货的，都住那里。”

感情人家这里经常来陌生人，所以见怪不怪了。

豆蔻谢过胖大嫂，提着东西，艰难地上了山坡。雨后的羊肠小路，泥泞不堪，当她找到那间破房子，天已经蒙蒙黑了。

豆蔻在房子里等了两天的，也没有人来联系她。

第三天黄昏雨后，焦急万分的豆蔻看到山下走来一人。天啊！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个帅帅的小兽怎么上山来啦？

一定是跟踪而来，她的福尔摩斯细胞一下警惕起来。

豆蔻提心吊胆，一手抓着背包的带子，一手拿起空罐头瓶。他要是胆敢进屋半步，就让他脑袋开花……

她的担心是多余的，那个帅帅的男子并没有向房子靠近，而是在离房子不太远的地方，沿着小路上山了。

只见他在山崖的边上蹲下来，左看右看，伸手抠挖着什么，随后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铲子，脱了蓝白相间的格子衬衫，挂在树上，弯腰奋力地掘土……

豆蔻放松警惕，看着夕阳下美男镀金的身躯，飘散的头发。虽然远了点，有那么一瞬间她还是花痴了，想象那是她的牛郎在耕田，自己是守在织布机边的七仙女……

就在豆蔻看得出神的时候，一个黑衣人从林子里蹿出来，闪电般出手，将弯腰掘土的人推下山崖——



豆蔻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。那样的一瞬间，她不会叫，不会哭，不会动，不会呼吸，死亡般出现了大约十秒钟的思维短路！

继而，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爬起来的，狂奔过去，脸上都是泪……

山崖下，看不出深浅，树木杂草，繁茂丛生，但是，那个掉下去的人却不见了。“主啊，神啊，玉皇大帝，观世音啊，保佑他吧……”豆蔻满嘴乱七八糟，不知该求哪方神圣才好。双唇哆嗦着，口齿不清，两手扒着岩石，脑瓜已经伸进茂密的草丛，一个不留神，大头朝下滑了下去……

她很幸运，被树枝挂住了衣服，荡悠悠来回几次。一个翻身，她平安地掉在崖下。山崖其实不是很深，多年积攒的枯草落叶，厚厚地铺了一层，她落到地上时，根本没有感觉到疼痛。

就在离她落地点不到一米的地方，躺着一动不动的帅气小子。

豆蔻爬过去，沾满泥水的手指在衣襟上擦了擦，放到他的鼻孔边试试。谢天谢地谢佛神，他还活着。“臭小子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臭小子！”大声呼喊着。他闭着眼睛毫无反应。

豆蔻急了，伸指想掐人中，却停在他的鼻子尖处掐不下去——这小子的嘴唇也太性感了吧，即使是这样死了般地紧抿着，也有一种让人发疯想狂吻下去的冲动。

“罪过啊罪过。”豆蔻自言自语，仿佛动了春心的尼姑，不得不墨守清规戒律。一狠心，一闭眼，救人要紧，掐他一下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这一掐，还真管用，他仿佛痛苦般地从喉咙里拉出长长的一个“嗯——”

豆蔻忙松了手：“哎！臭小子，你醒啦？”

地上的人依旧不睁眼，丝丝缕缕地低吟，蛛网一样黏缠着豆蔻善良的小心灵，她忘了组长的警告，忘了自己还没完成任务。先扒开他的眼皮，看看眼底，又捏开他紧咬的牙关，看看舌苔，俨然一位医生。检查完毕，得出的结论是，这小子没事，也许只是暂时的意识不清晰。

“臭小子，看着这么健康帅气，却原来有脾胃气滞的毛病啊。遇到姐，你就有救了。”豆蔻曾经跟着爷爷学过医术，多少也懂些医理常识。

“主啊，神啊，愚公爷爷，大力水手啊，给我能量吧！”她大声祈祷，连拖带背，硬是把个1.80米还多点的大男子给弄上山崖。沿着湿漉漉的水草拖拽着昏迷不醒的人，一边跪着爬着向前努力，一边喋喋不休嘟嘟囔囔：“臭小子，等你醒了，看我不收拾你。你得给姐买新衣服，姐的衣服都脏了破了，都是因为你，你还得请姑奶奶吃大餐。为了救你，姑奶奶耗费了积攒十几年的能量……”

好不容易，拼了小命，才把庞然大物般的臭小子弄回房子里，自己也累得虚脱了似的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，“呼哧，呼哧”，大口喘气。



过了好半天，豆蔻恢复了一点体力，缓缓起身，“哎——哟——喂！”浑身散架了一样，除了头发，哪都疼，酸疼！

艰难地走出去，来到山崖边上，把那小子的背包和衣服拿在手里，往回挪动脚步，一边走一边在他的背包里乱翻——不是找钱，而是想发现身份证或者手机，怎么也得和他家人联系一下吧。

别的没发现，只有一张类似员工工胸卡的破玩意，上面除了相片，还有一行金色的粗体字：中国根雕艺术委员会特别顾问。这是个什么职位？豆蔻挠挠头皮，不过，她还是很高兴，卡上有姓名——李孟强。

豆蔻回来的时候，李孟强仍在昏睡，眉心紧锁，形成一个深深的“川”字，看来还是哪里不舒服。

“啧啧啧！！！”豆蔻咂着舌头赞叹，花美男还真是漂亮，情不自禁俯下身去，非常认真地在他的唇上“蜻蜓点水”了一下。心跳加速，晕，真没出息，脸羞得跟红苹果似的。“李孟强，姐可不是占你便宜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那天在机场还吻了我呢……”

脸红归脸红，她还没忘了正事，找出豆蔻软膏，在他刮破红肿的肩头轻轻涂抹……

这种软膏是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祖传秘方，消炎止痛，化风祛邪，还可以预防蚊虫叮咬。豆蔻曾经想开一家药厂，专门生产豆蔻软膏，可是，没有资金。

除了伤口，还在他的胳膊、胸口、腰肋等处统统抹上软膏，一边抹一边解释：“不要以为看了你这黄金分割比例的身材，想吃你豆腐，姐见过的美男多了。吴尊、冯绍峰、李民浩、金贤重，哪一个摸得着了？嗤嗤嗤……”她发现说走嘴了，禁不住笑出声来，庆幸他是睡着的，没有听见。

“布谷——布谷——”豆蔻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居然吓了一跳，从无边的美好遐想里抽回思绪，急忙按下接听键。

“豆蔻，你千万要小心，切记切记，别让人给盯梢了……”组长开门见山，语气严肃，仿佛怕丢失了秘密联络图的地下党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警告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豆蔻一边“嗯、嗯、嗯，是、是、是……”一边冒冷汗，就在组长要挂断的紧急关头，豆蔻憋在肚子里好几天的疑问，冲关而出，“组长大人，我这背包里不会是白粉冰毒或者海洛因吧？怎么感觉跟毒品倒卖差不多呢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组长那边大笑起来，“豆蔻你念过书吗？白粉冰毒海洛因那是同一种东西。放心吧，你的那包裹里绝对没有毒品。但是，可但是，等于毒品，不能掉以轻心哦。”

“我X你祖宗八代！”豆蔻在心里大放厥词，嘴上却带着哭腔说，“组长，我



不干了，我害怕，我要回家，我想我妈……”

“再坚持一星期，回来给你双倍奖金。”组长安慰，“没有毒品，逗你玩呢，小丫头。”

“我怕坚持不了一星期就死翘翘了，组长，父母都等我养老呢……”豆蔻继续用哭腔说话，还带着哽咽、抽泣，让人听着，简直脆弱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了。

“你这孩子咋这样呢，没脑瓜油啊，包裹里如果有毒品，能过了飞机安检吗？让你干啥就干啥，啰里吧唆，挂了。”组长十分有领导范儿地训斥几句，果断挂掉。

豆蔻眨眨大眼睛，破涕为笑。对啊，要是有毒品，过不了安检的。不过还是有疑惑，想起小时候，看过一本小人书，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鬼子阻断根据地盐类输入，许多民兵因为吃不到盐而浑身无力，后来，放牛娃和村姑们就把衣服放到盐水里煮，晾干了穿在身上，带进根据地……

“我的背包里是什么？不会把白粉也煮了吧？主啊，神啊，齐天大圣，芭芭拉能量沙罗沙罗小魔仙，保佑我这里没有煮了白粉的衣服……”豆蔻又开始嘟嘟囔囔，满嘴乱七八糟。

这是她的毛病，只要一着急，就语无伦次，开始念经。她的“经”多半都是以“主啊，神啊”开头，后面连带着古今中外，历史传奇，神话动漫……里面的各路英雄，各方神圣。只要豆蔻有难，就会一一求个遍。

想起包裹，赶紧爬进床底，拿出火红的背包，拉开拉链，里面是一只包着精美彩纸的礼品盒，还贴着胶带。她犹豫半天，告诉自己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：不能私自拆开、占有客户物品，保护客户隐私，尽职尽责。

为了安全，豆蔻决定在李孟强醒来之前躲起来。她的任务实在匪夷所思，若是被问起来，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要是引起他人怀疑，报了警，那么，那么……此时相见不如不见。

豆蔻从墙角找来一个破竹席子，铺在地上，然后躺上面骨碌一卷，把自己裹在里面，正正好好滚进床底下。不错不错，再来两道草绕，跟电视里演芦席裹死尸差不多，自己想着自己笑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床上有个做伴儿的。太累了，她眯起眼睛，很快睡着了。

4

夜，静了，只有虫儿在窗外的草丛里喁喁私语，耳鬓厮磨着盛夏的浪漫。

李孟强睁开眼睛，看看四周，泼墨渲染，没有星月。他轻手轻脚下地，摸到身边的背包，从里面摸索出那个“胸卡”，按了一下，发出光亮。原来它不仅仅是个“胸卡”，更是一盏特殊的灯。



他小心翼翼地床底下拉出竹席，慢慢打开——里面的豆蔻睡熟了，双手依然抱着那个火红的背包。

看着疲惫不堪、睡得跟死猪一样的豆蔻，他嘴角露出一抹微笑。还真得感谢这个无知无畏的小丫头，自己摔下山崖，晕了过去，要不是她又喊又叫又掐，不会这么快醒来。

不过，后来她吻自己，给身体抹药膏，他完全知道，为什么那样老实地接受，心安理得？摇摇头，自己也不明白。看来，她和暗算自己的人不是一伙儿的。难道我跟踪她，还有人跟踪我？

想要抓住她，夺过快递包裹，非常简单，但是，他没有那样做。

复杂，他此刻真的不希望在她的包裹里发现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。

他轻轻拿起她的胳膊，把背包抽出来，拉开拉链，取出礼品盒，非常专业地一层层打开。盒子里是一只透明的塑料袋，袋子里是一套女人睡衣，还有一根水胆玛瑙项链。

李孟强把项链放到掌心，用灯光细照，不觉哑然，假的，赝品。

想了想，他把东西按原样包好，几乎没留下一点痕迹。看看睡得正香的女孩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失神了。

她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女孩，需要细细打量，却发现越看越觉得好看。

她不是那种能点燃你“圈圈叉叉”欲望的女孩。但是，“过招”之后，你就想牵她的手，慢慢走，一直到老……

李孟强很奇怪自己的感觉，说来都可笑，居然那么喜欢听那丫头嘟嘟囔囔的声音。每次她自言自语，他都认真地听，仔细地听，还跟着着急。比如刚才，豆蔻说“主啊，神啊，齐天大圣，芭芭拉能量沙罗沙罗小魔仙”的时候，他就想告诉她还有“犀利哥，铁甲勇士，机器猫……”

她是一个让你想起来就会笑的女孩。

长这么大，明星红模、豪门千金、洋妞混血、淑女辣妹……见过的太多太多，没有一个会让他想起来就笑，只有她一个。

唉，好不纠结！李孟强起身抱起豆蔻，放到床上，又把急旋风背包放进她怀里，再看丫头一眼，拿起剩下的半管豆蔻软膏，转身悄悄离去。

也许以后都不能这样温柔地对她了……他不愿意想下去，心头好重！

一觉醒来，豆蔻感觉轻松不少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四处张望，“人呢？李孟强呢？”她一跃而起，光着脚跑出去，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，空荡荡的大山，半坡碧绿半坡白雾。



她又跑进来，想起快递包，一眼瞧见了，心儿放下又掀起，急忙打开，看到东西都在，这才长出一口气。

豆蔻坐在床上发呆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啥睡的时候在床底下醒来的时候在床上？李孟强那臭小子走了，连句谢谢都没留下，真不厚道。

小小地失望了一下。

5

豆蔻吃了一包方便面，干啃。然后开了一盒草莓罐头，咕噜咕噜先喝了鲜红的汤汁，最后用手指捏着软乎乎的草莓，一颗颗，慢慢吃着，全部吃完，用了20分零7秒。这是她盯着手机上的时间计算的，这样打发无聊的时间还是头一回。

吃完了，便无事做，在地上来回走猫步……走着走着，忽然想起昨天李孟强在山崖边挖东西来的，挖的是什么，还没注意到。

这样一想，她来了精神，先把背包藏在床底下，然后兴冲冲跑向崖边。

到了近处一看，原来是一截树根。树根裸露在山崖上，看上去无比遒劲，铮铮瘦骨。手指触摸上去，蓦然有种对话千载光阴，历经沧海桑田的错觉。

豆蔻拿起李孟强丢在旁边的小铁铲，一下一下，极其认真地挖了起来。“那臭小子是根雕艺术委员会特别顾问，所以他来这个山上根本不是跟踪我的，我却那样提心吊胆，还真可笑……”

豆蔻整整挖了四天，才把庞大的树根挖掘出来。小手磨起了水泡，胳膊酸疼，抬一下都困难。坐在地上，望着空濛的远山，想象着李孟强看到树根时的惊喜模样，他会因此喜欢上我吗？

她守株待兔一样坐在树根边，希望美丽的恋情从他再度上山的脚步开始。等待真是件磨人的事情。百无聊赖地数着树根上的年轮，数来数去，总也数不清，数着数着就乱了，迷糊了。太困了，豆蔻不得不离开守候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树根，回房间睡觉去了。

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她又开始念经：“主啊，神啊，月下老人，白娘子，杨过大侠，小龙女……求求你们保佑我醒来就能看到李孟强。主啊，神啊，七仙女……”

迷迷糊糊睡得正香，有人推开破门，慢慢地走过来，立在床边，俯下身躯，距离近得都能感受到呼吸的气流，注视着，那目光好柔，好暖，好魅，好深……“丫头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帮我？”声音暧昧得要命。

豆蔻睁开双眼，愣怔在那里，想不到，李孟强出现得这么快。他的黑曜石般的双瞳里，映着自己慌张羞怯的小脸儿。那是怎样的情境啊，心跳得不成个数，



乱怦怦，屏住呼吸，不敢眨眼，生怕一眨眼，他就不见了。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豆蔻结巴，女孩心事，想藏起来，又怕错过，恨不得捧出整颗心来给他看，那颗心上刻满了同一个名字，密密麻麻都是——李孟强。

他笑了，右手食指从她的眉心轻轻划过，一缕刘海跟着他的手指柔顺地拢向耳际。“丫头，你喜欢我是吗？”

“谁喜欢你啊，臭小子。”她深呼一口气，倔犟地掩饰着真实的感情。

李孟强从她的耳际收回手，指尖掠过绯红的耳唇。一抹战栗传遍全身，豆蔻别开目光，不敢和他对视。

“说你喜欢我会死吗？”李孟强大声说。审视的目光，犹如X光射线，逼得她无处躲藏。

凶什么凶啊？有这样求爱的吗？她的自尊她的灵魂她倔犟得想要保护。

豆蔻挺直小蛮腰，甩一下头发：“姑娘我喜欢那树根，不是喜欢你，自作多情累不累？”

“是吗？”他触角一样缠绕在她身上的目光忽然变得疏远，修罗一样诡异妖冶地笑，“是我先看到的，我也喜欢。”

他抢先开门，奔向树根……

“姑奶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挖出来，你凭什么白捡便宜！”豆蔻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脚下一滑，摔倒在地，“妈妈呀，疼死我了！”她捂着头，凄凄惨惨戚戚……

阳光刺目的白，脑瓜里嗡嗡作响，豆蔻努力地睁睁眼，发现自己从床上掉了下来。四周很静，只有山风吹进窗口，带来野花野草的芳香。原来是个梦，却那样地清晰，令她惋惜，醒得不是时候。

呆愣了半天，回忆着梦里的情形，如果梦是真的该有多好。他那么近的情意绵绵地看着自己……

豆蔻想起树根，急忙爬起来，还是继续守株待兔，说不定下一刻，他就来了呢。

什么是失望？

失望就是他来了，你看到了，醒来是个梦。

什么是很失望？

很失望就是他来了，你看到了，醒来是个梦。你做梦的时候，他真的来过。

豆蔻无比颓唐地蹲在山崖边上，那截树根已经被取走了。又深又大的树坑，一如她此刻空落落的心。

咦？豆蔻眼前一亮，坑穴的中央放着一只小小的铜色根雕。

她拿起来，禁不住赞叹：“真精美”。这是一个只有30厘米大小的竹根雕笔架，